

北京作家协会 / 编

2014nian Laozhe Wenxuejiang
Zhongpian Xiaoshuo Huojang Zuopinji

2014年



上卷

老舍文学奖

中篇小说获奖作品集



老舍文学基金会



西苑出版社
XIWYAN PUBLISHING HOUSE



老舍文艺基金会
LAO SHE BEIJING LITERARY ARTS AND CULTURE FOUNDATION

北京作家协会 / 编

2014nian Lao She Wenxuejiang
Zhongpian Xiaoshuo Huojiang Zuopinji

2014年



——上卷——

老舍文学奖

中篇小说获奖作品集



西苑出版社
XIYUAN PUBLISHING HOUSE

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2014 年老舍文学奖中篇小说获奖作品集 / 北京作家协会编. —北京: 西苑出版社, 2015.4
ISBN 978-7-5151-0498-0

I. ①2… II. ①北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081671 号

2014 年老舍文学奖中篇小说获奖作品集

编 者	北京作家协会
责任编辑	刘小晖
开 本	70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/16
印 张	27.5
字 数	400 千字
版 次	2015 年 6 月第 1 版 201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印 刷	北京金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书 号	ISBN 978-7-5151-0498-0
定 价	68.00 元

出版发行	西苑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利泽东二路 3 号 邮编: 100102
发 行 部	(010)84254364
编 辑 部	(010)88637126
总 编 室	(010)64228516
网 址	http://www.jccb.com.cn/ www.xiyuanpublishinghouse.com
电子邮箱	jinchengchuban@163.com
法律顾问	陈鹰律师事务所 (010)64970501

Contents 目录

上卷 中篇小说优秀奖作品

- 1 北京房东 [荆永鸣]
39 安翔路情事 [文珍]
99 朗霞的西街 [蒋韵]
143 隐身衣 [格非]

下卷 中篇小说提名奖作品

- 233 东风嫁 [刘庆邦]
303 第三日 [毛建军]
361 暗杀刘青山张子善 [李唯]
涂自强的个人悲伤(存目) [方方]
悬疑的荒芜(存目) [王蒙]

北京房东

荆永鸣

1

我的第二任房东是个酒腻子。他叫方长贵，四十多岁，体格健壮，喉音很重，说话有一种嗡嗡的回音。我总是想，这样的嗓子比较适合于唱美声，而他却偏偏选择了喝酒，而且能喝，四两的啤酒杯，一扬脖便干了个精光，好像没有经过喉咙而是直接倒进了肚里。那天晚上他来取房租，在我的餐馆里我们先是滋润了四个“小二”，接着又灌了八瓶啤酒，他才梗着脖子，像是抑制不住，又像是很费劲地打了几个响亮的啤酒嗝说，“兄弟……呃……差不多了，今儿就这么着吧……”

送走了方长贵，我和妻子赶紧往家走。一路上我头重脚轻，走进胡同拐角的时候还差点没撞到墙，被妻子一把拉住了胳膊，她嗔怪地说：“你就是逞能，最后那两瓶啤酒就不应该喝！”“你别说酒的事啦行不行？”她一提到“酒”，我的胃里就有点条件反射往上涌。她挎着我的胳膊，绊绊拉拉往家走。好不容易撑到家，那种天旋地转、翻江倒海的劲儿就上来了，结果差点没把肠子吐出来。一通折腾之后，才酣然入睡，死了一般。

第二天，我妻子什么时候起的床，什么时候去的餐馆，我一

概不知。在一种朦胧的状态中，我听见似乎有人闯进屋里，又跑了出去，再返回来，同时像是喊了句什么……我毛毛楞楞睁开眼睛，在一种“不知今宵酒醒何处”的失忆状态中，只见地上梦幻般地站着一个陌生的女人，正虎视眈眈地注视着我。

我疑惑地看着她：“你是谁？”

“这正是我要问你的！”

女人的声音很大，甚至很愤怒。此时我已经彻底清醒过来，这不是在梦里，是真事儿！

是真事儿，反倒让我更加糊涂了。我不知道这个女人是谁，也不知道她是怎么进到屋来的……我已经来不及吃惊，只想把事情立刻搞个明白。

我问她有什么事。

“事儿大啦！是谁让你住到这里的？”

我刚想说方长贵，马上又改口说，“我表哥……”

“你表哥是谁？”

我说：“方长贵。”

“……什么？方长贵是你表哥？”

我说，“是。”

她“嘿”了一声，不无讥讽盯着我，“这么说，我还是你表妹呢呗？！”

一句话，又让我坠到了云里雾里。我怔怔地趴在床上，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。这时候对方近距离的形象越发清晰，她三十五六岁，一头深棕色的秀发散乱地披在肩上，风姿绰约，长得漂亮！同时我闻到了一种高级化妆品的幽香。这就越发加重了我的窘迫与难堪。更重要的是，趴在被窝里跟一个陌生人对话不得劲儿，方式不对。我建议她能不能回避一下，让我先起床，再说话。对方也好像意识到了这一点，很配合，或者说很给我面子，她立刻转身出门，退到院子里。

我穿好衣服，首先把屋里的窗子和门全部打开。我知道，被

一个酒鬼睡了一夜的屋子，空气中肯定有一种不太好的味道，同时也有点打开天窗说亮话的意思——对方毕竟是女人，而且是个不明来历的陌生女人。

之后，我把女人叫进屋里，开始我们的第二轮对话。毫无疑问，穿上衣服说话我就仗义多了。事实上，为了急于了解事情真相，在这个突如其来的漂亮女人面前我已经忘了拘谨和自卑。

我问她到底是怎么回事。一经说开，事情还真有点复杂。原来，我们租的这间房子的主人不是方长贵，而是眼前这个女人。她叫方悦。方悦是方长贵的妹妹。方长贵往外租房子这件事，方悦全然不知。根据她的说法，她是想在雨季之前看看这房子有没有漏雨的地方，需要不需要维修一下，“哪想到，一进来，发现屋里竟睡着个大活人，可没吓死！”

“这么说，我是被你哥给骗了呗？”我不解地看着她。

“你交了钱，也住了房子，他骗你什么了？他骗的是我！”

“既然是你的房子，你哥他怎么有钥匙？”

她说是她给他的。但马上又说成是“他肯定自己配的！”

听她这么一说，让我马上想起一件事来。刚住进这间房子的时候，我妻子就有些担心，她说这房子也不知道多少人住过了，最好换一把新锁，安全。我看了看，门是铝合金的，锁是那种里外能开的长把锁，装得严丝合缝，就像是门上长出来似的。我研究了半天，又估计了一下自己的能力，觉得对付这件事肯定有相当大的难度……就没换。现在我终于意识到，如果当初换了门锁，就不会被一个漂亮的女人堵在了被窝里。太难堪了。

接着，那个叫方悦的女人便一项一项地问我，啥时候租的房子，哪地方的人，做什么工作的……我都一一做了回答。最后她又突然想起似的问我，那“表哥”又是怎么回事儿。

说起来这都是方长贵的主意。我们租房子那天，他告诉我，院里有两个邻居，老是爱管闲事儿，“您住进去之后，就说我们是亲戚。”

方长贵的意思我明白。当时有关部门在房屋出租方面管得很严，无论单位还是个人，出租房屋必须向几个部门申报，先办手续。不但麻烦，还得纳税。一般情况下，房主都是和出租人私下签订协议，前提是，租房的人必须遵纪守法，可靠，同时还不能让邻居们有什么说道，所谓民不举官不究吧。

我说：“行，啥亲戚呢？”

方长贵想了想，“您比我小吧？”

我说：“我四十。”

他说：“您瞧，小两岁呢……就说是我表弟吧。”

我说：“行。”

不过，这个称呼我一次都没用上过。搬进这间房子之后，我们和院里的邻居都处得不错，彼此虽没什么实质性的交往，见了面都挺客气，啥事儿没有，我再对院子里的人去撒谎，说我是方长贵的表弟，有这个必要吗？

我简单讲了事情的经过。方悦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：“他可真有一套，我算是服了他了！”

至此，我已经觉察到方长贵和方悦在房子的问题上肯定有什么说道。但无论如何，那是他们兄妹之间的事，我不管，也管不着。我只关心这房子我还能不能住下去，而且我已拿定主意，并相信我有足够的理由来维护我的权益。

我找出了和方长贵签订的租房协议。

方悦看了几眼，默然无语。她突然掏出手机，飞快地按出了一串号码……看样子，她是想立刻和方长贵讨个究竟。但是呼叫音一直响着，却没人接听。方悦生气地按掉手机。她告诉我，可以暂时保留我的居住权，事情究竟咋办，她要先问问方长贵，然后再说。

我们是半年前搬到这间房子里来的。在此之前，我和妻子一

直住在我们餐馆附近的另一条胡同里。那也是个大杂院，我们租的那间房子很简陋，而且是个倒座子房，光线很暗，即使白天也得用电灯照明。但就是这么一间房子，我们一住就是两年。作为外地人，我们知道眼前的一切都是临时的，不安定的，我们只是从一种相对的角度，希望生活能够安稳一点，不愿意折腾。无奈的是，有一天，房东来告诉我们，说那条胡同要拆迁，让我们有个准备，最好提前找房。当时有两个居委会老太太常到我们餐馆来发鼠药，检查婚育证，或者组织集体杀蟑螂什么的，跟我妻子混得很熟。听说我们想在餐馆附近租一间住房，便热心地表示替我们去打听打听。结果没过两天，就打听到在我们餐馆前边的一条胡同里有一家的房子空着，并从院里的邻居那里抄来了房主的电话号码。

房主就是方长贵。

我第一次给他打电话，就觉得这是个既认真而又罗嗦的人。我问他是不是有房子要出租，他先说没有，接着又问我听说他有房子要出租。我告诉他是居委会的两个老太太。他警觉地说，“居委会的？那院里也没有什么居委会的老太太呀。”

我想跟他解释一下，又觉得解释起来很麻烦，也没必要，便直奔主题地说：“方师傅，咱长话短说，我只想是问一下，你的房子出租还是不出租？”他说：“不租了。”

我心想，不租我还跟你磨叽个啥？我“啪”地放了电话。刚转过身去，电话响了。我以为是订盒饭的呢，却还是那个浑厚的京腔儿。

“怎么断线了呢……您贵姓？”

我告诉他。

他问：“北京的‘京’？”

我说：“不是，是荆州的‘荆’”。

他说：“明白了，刘备大意失荆州啊……这姓儿好！”

接着，他又问我是哪里人，多大年龄，做什么工作的，租房

子是一个人住还是夫妻两个人住等等，问得比人口普查还详细！但我还是不厌其烦地作了回答。从对方不断插话的口气上，我听出他对我的“自然情况”还是比较满意的。他告诉我，他再考虑一下，然后给我个信儿。

等了两天，一直没信儿。我妻子有些着急，她说：“出租个破房子都这么磨叽，好像往外嫁女似的……你再打个电话问问，他不租拉倒，总不能在他这一棵树上吊死！”我打了好几个电话，家里一直没人接听。到了中午，才终于打通了。这次对方倒是挺痛快，不再问这问那了，他让我定个时间地点，见了面再说。

下午，方长贵准时来到我们餐馆。

小平头，大个子，身材魁梧，长得随便，甚至有点粗糙。不过，倒是蛮和善的一个人，至少要比在电话里给我的感觉好得多。我们聊了一会儿家常，他又考察了一下我们的基本情况，才切入正题。他直言不讳地告诉我，说那间房子原来出租过几次，都闹得挺不愉快，本来不想出租了，麻烦！但看我们是踏踏实实做生意的人，还成，靠谱儿，他可以把房子租给我们。问到租金，他说：“这个不忙，先看了房子再说。”

房子还行。比我们原来住的那间要大一点，有十五、六平米的样子。关键是房正，朝阳，窗子也大，一进屋便给人一种阳光明媚的感觉，和以前租的那间房作对比，我和妻子一眼就看中了。一问租金，对方开出的条件是每月六百，两个月一付，上交租。我和妻子交换了一下意见，觉得还可以，没超出事先的预算，也就没讨价还价。回到餐馆，我按照上次的租房合同，扒了一份协议，用复写纸誊好。双方签了字。我又预付了两个月的房租。方长贵点了点说，“没错，成，这就齐活了！”

我告诉厨师做几个菜，既然成了房东与房客的关系，总得喝点酒，聊聊天，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儿。第一次喝酒，我就看出方长贵是个喜欢喝酒的人，人往桌前一坐，便满脸快活。他原先

在一个高低压开关厂工作，前几年厂子破产时买断了工龄，现在是赋闲在家。平时养养鸽子，钓钓鱼，也是闲不住。有时候，还和一些鸽友参加一些赛鸽活动。他说，“对啦，去年夏天我还去过你们赤峰。”

我问他感觉怎么样。

“一个干净的城市，挺凉快！草原上的达理湖也好，没污染，我们在那里吃过一次鱼宴，嘿，那叫一个鲜！”

酒席间，方长贵不断地夸奖我餐馆的菜做得棒，好吃。作为一种回报，他给我讲了许多艰苦创业的道理，说既然到北京来发展，就得多吃苦，踏踏实实地奋斗，往好了整，往大了干。他还试图引用拿破仑那句名言，但没有成功。最后说成了“不想当大老板的人，做小生意也绝对是马马乎乎，不灵！”

接着，他还举了个例子。说几年前他住的那条胡同来了一对温州夫妻，本来是拿着五千块钱想到北京来做生意的，可在火车上被人割了包，分文没剩。到了北京没地方落脚，就在他们那条胡同的一个墙角住了好几天。后来两口子给一家商店打工，卖皮鞋。方长贵停了停，说：“现在怎么着？人家是自己开鞋店，哪是小啊，两层楼！”说到这里，他一动不动地看着我，似乎是想检验一下这个例子在我的脸上有没有产生一种“震惊”的效果。

我只好用“震惊”的表情看着他，“是吗？”

坦率地说，即使我对他的话题兴趣不大，我也必须保持一种“兴味盎然”的样子，至少也是对这位老兄苦口婆心的一种尊重。只有他的话题告一段落的时候，我才赶紧端起酒杯说，“方大哥，咱们再整一口？”

“什么叫整一口呀，干了它！”

说完，半两的酒杯，一饮而尽。

当时，一瓶二锅头已经下去了，方长贵还依然沉浸在一种酒犹未尽、兴犹未尽、言犹未尽的状态之中……说实话，我真是有点陪不起了。但陪不起我也得陪着——毕竟，我是餐馆的主人，

他是我的房东，我总不能说“行了行了，差不多了，别喝啦，我餐馆的伙计们该休息了”，初次见面，有这么说话的吗？

我妻子看出我有些支撑不住的样子，她几次凑过来，给方长贵敬上一杯酒，并就此搭讪几句，问他住在什么地方，回家坐几路车，末班车是几点……等等，言外之意我都听出来了，而方长贵却浑然不觉，他说：“爱几点几点，我不坐丫的啦，我打车回去！”结果，一直熬到夜里十二点，方长贵终于觉得“差不多了”，他看着我说：“兄弟，时候不早了，今儿就这么着吧。”

谢天谢地。送走了方长贵，我长长地松了口气。我妻子则唠唠叨叨地说：“酒腻子！你还叫他有时间就过来喝点呢，烦死……”话未说完，她突然盯着窗子一怔，说：“可毁了，他怎么又回来啦？”

我回头一看，方长贵果然摇摇晃晃地走进了餐馆。我赶紧迎过去，问他是不是忘掉了什么东西。方长贵呵呵一笑，他嗔怪地说：“我忘了，您怎么也不跟我要哇！”他举起手来——这时候，我发现他的手指上捏着一把光秃秃的钥匙。

3

方悦是怎么问的方长贵，方长贵又是怎么说的，我就知道了。两天后，方悦来到我们餐馆。人还是那么漂亮，但穿着很随便。北京的女性就是这样。在穿着上，她们讲究宽松，舒适，甚至显得大大咧咧，而不像那些外地来的女性，她们往往把自己打扮得整整齐齐，一丝不苟。在性格上，北京的女性开朗，大气，热情，周到，同时源于一种天生的优越感，处处充满了自信。这一次见面，方悦说话的语气和态度却像是变了一个人似的，非常客气，甚至给人一种爱说爱笑的感觉。她看了看我们的餐馆，又聊了几句家常，她告诉我们说，她问了方长贵，也问了院里的邻居，都说我们两口子人不错，不惹事儿，这房子我们可以接着

住下去。

我和妻子交换了一下眼神，都暗暗松了一口气。事先我和妻子已经探讨过，假如方悦执意要收回她的房子，我们当然会据理力争（我们有租房协议在手），只是纠缠起来，即使她按照协议上的约定退还我们两个月的房租，或者勉强允许我们再住上两个月，再收回房子，其结果还是一个样：无非是我们再找房子，再搬家——总之是个麻烦。现在，既然我们所担心的事情并没有发生，我和妻子的心情不仅一下子放松下来，甚至都有一些感动了。

中午，我们留方悦吃饭。方悦挺爽快，没有推辞。当我妻子问她喜欢吃点什么的时候，她还主动接过菜谱，亲自点了一道小炒牛蛙。从经验上说，大多数北京人都吃不了辣的。方悦是个例外：“我还就喜欢这个麻辣，越辣越想吃！”说到北京的传统菜和那些有名的传统小吃，她反倒没什么兴趣，像炒肝啦，卤煮啦，麻豆腐啦，感觉都一般。“哎，对了，你们喝过老北京豆汁儿吗？”我和妻子都说没有，没喝过。她说：“有时间你们去喝一次试试，肯定喝不了，什么玩艺儿，真不明白怎么会有人喜欢那么一种说不来的怪味儿！”

上菜了，我问她喝什么酒，啤的，还是白的。

“无所谓，什么都成。”

据方悦自己说，她喝酒的潜能是被一个东北人给“开发”出来的。她老公是一家外企的部门经理，平时应酬多，偶尔也拉上她去凑个热闹。在一次酒桌上，她老公被一个东北人灌得一个劲拱手作揖，对方还是不依不饶，被逼无奈之下，只好由她替喝。她本以为一杯就醉，没想到喝了一杯没事儿，再喝一杯还没事儿，那就喝吧！结果碰了十多杯，眼瞅着那个东北人溜到桌子底下去了，她愣是啥事儿没有……这才发现自己还有这么点长处。“可能是遗传，”方悦说，“我爸在世的时候就能喝，我哥也能喝……”

我妻子一听就笑了，她说：“方大哥可不是一般的能喝。”

方悦说：“哎，对了，他是不是总到你们餐馆来蹭酒啊？”

我说：“没有没有。”

的确是没有。方长贵的家在前门，离我的餐馆很近，但他没像我告诉他那样“没事就过来坐一坐”，取过四次房租，只在我的餐馆吃过两次饭。除此之外，他从来不到我的餐馆里来。只是到了我该预付房租的头一天，他才会准时打来一个电话，问我忙不忙，餐馆的生意怎么样，却闭口不提房租的事。这时候我就会主动告诉他，我该交房租了，问他有没有时间过来。方长贵还挺吃惊，说，“是吗？您瞧，我都忘了这码事儿了……这时间可真他妈快！怎么着？那我明晚儿过去，您方便吗？”我说，“方便”。他说“得嘞！那明儿晚见”。多含蓄啊。

我说：“方大哥挺好的。”

“那是你不了解他。”方悦笑了一下，“当然了，我哥人倒是不坏，有时候我还觉得他怪可怜的。他没工作，儿子上大学，只靠老婆一个人上班，家里穷不说，一个大男人，整天被老婆管着，一点地位没有。话说回来，经济上不行，哪来的地位呀，是不是？说实在的，头两年我真是没少帮他，你倒是长个心眼呀，哎，他不！我给他钱，不管多少，他都会像表功一样，全都交给了老婆。可反过来呢？他想买一盒三块钱的烟，我嫂子都不给他钱……”

不知为什么，我妻子对于这样的家长里短最感兴趣了，特别是听到哪家女人刁蛮呀，男人受气之类的话题她就兴奋。她说：“是吗？我看方大哥挺拿得起放得下的，不像是受老婆管束的人呀？”

方悦说：“这事也不能全怪我嫂子，关键是他不争气，没追求，整天游游逛逛，啥也不干，手里一分钱没有，还养了一些不三不四的鸽子。”

说到鸽子，我想起来了，记得有一次来取房租，他是和一个

像瘦猴似的男人一起来的，介绍说他们是“鸽友”。酒席间，两个人一直聊着鸽子的话题，什么“李鸟”啊，“常州花”啊，“飞轮儿”啊……聊得津津有味，还商量着怎么样去拐别人的鸽子，眉飞色舞。

我说：“养养鸽子，这不挺热爱生活的吗？”

方悦说：“不仅鸽子，他还养女人呢。”

方悦一语惊人。然后，她又像失言似地转换语气：“不过，也不能说‘养’，说‘养’就高抬他了，他没钱拿什么‘养’？说白了，就是找了个傍肩儿，在一起瞎‘作’。”

方悦毫不避讳地抖落她哥哥的隐私，让我感到惊讶。同时又让我有一种她没把我们当“外人儿”的感动。

我妻子就不同了，听说方长贵找了个女人，表情立刻变了。她说：“是吗？真是看不出来，方大哥这么做可不对啦！”

方悦说：“我哥是不对，我嫂子也有毛病，长得一点不好看，还啥啥都说了算……说实话，我要是个男人，我也会反感的。”

我乐了。

接着，就说到了房子的事。据方悦讲，她爷爷是个商人，死的时候留下了八处房产，到了“文革”的时候只剩下了两处，其余的全都被政府代管了。父母过世后，剩下的两处房子她和方长贵每人一处。她结婚后住进了楼房，这间平房先后有四五个熟人和同事住过，都是借住。直到两年前才腾出来。当时正好赶上她哥哥方长贵下岗，为了帮他， she 就把房子的钥匙给了方长贵，让他把房子租出去，租金归他。这本来是个好事儿，没想到这房子却被方长贵租得三起三落，磨磨叽叽。

“说起来，也怪那些租房子的人不争气。”方悦说。

头一次是一对夫妻，三十多岁，也是生意人，在东华门小吃街上卖酸辣粉。也不知道为啥，两口子净打架，没日没夜地打，还是女的打男的。竟追到院子里，拎小鸡似的摔到地上，骑着揍，有时候竟把那个男人打得号啕大哭……

方悦笑了：“你们说，这叫什么事儿呀！”

第二次，是个开发廊的女子。单身一个，倒是不吵架了。可没过多久，便开始往家里带一些不三不四的人，大白天就在屋子里鬼混。院里住的都是上了年纪的老人，哪瞧得惯这样的人。因此，像头次一样，房子租出去没多久，邻居们又打电话，告诉问她那租房的人怎么怎么不像话，“大白天的就在屋子里折腾，什么玩意儿呀！”她只好告诉方长贵，赶紧撵人。

第二个住户被清出去之后，过了很长时间，没动静。她给方长贵打过几个电话，问他房子租出去没有，每一次问他，方长贵都说没碰到合适的主呢。那就碰吧，找吧？可是有一天她又接到了邻居的电话，告诉她，说方长贵自己搬到那房子去住了。她听出邻居的话里有话，到了那房子一看，这才发现了方长贵的出轨行为。有一次她还碰巧见到了那个女的。“又老又丑，看上去比方长贵至少还大呢”，讲到这里，方悦有点激动了，“当时我那个气呀！我都不知道他是咋想的！哎？就说图个乐吧，你倒是找个差不多的呀？还赶不上我嫂子好看呢！”

我妻子说：“打个比方，那就是王八瞅绿豆——对上眼珠儿啦！”

方悦说：“大姐比喻得太对了，当时我都想骂他一顿。”

我妻子鄙夷地说：“要真是那号人，骂也没用，管不住。”

“没用也得管啊。”方悦说，“你们不知道，我哥身体不行，看着他五大三粗的？一身毛病！高血压，糖尿病……最关键的是他肾还不好，这么闹下去，不纯属‘作’死么！一气之下，我干脆把钥匙要了回来，不让他租了。没想到，他竟偷着配了一把，趁我出国的时候，又偷着把房子租给你们了。”

原来有这么多的前因后果，难怪我租房子的时候方长贵那么犹豫不决。

我问方悦：“我们住进来之后，邻居没给你打过电话？”

她说：“没有，我在韩国待了半年，刚回来。”

我问她去韩国是工作还是学习。

方悦解释说，她在一家旅游公司工作，主要是去进修一下韩语，充充电。

我突然想到了一桩正事，问她以后我的房租交给谁。

方悦说：“交给我。”

我说：“要不要给方大哥打个电话，说一声？”

方悦说：“甭打，你打电话，说不定他会不好意思的。我跟他说好了，没零花钱我给他，但在房子这件事上，我不叫他瞎掺合了。”

我说：“那好吧。”

打那之后，我再没见过方长贵。但在很长时间里，我会在某一个瞬间想起他。比如，天空中突然掠过一阵鸽哨，我就会抬起头来想：这许不是方长贵的鸽子啊。

4

此后方悦便成了我们餐馆里的常客。她的家住在安定门，离王府井不是很远。据说她的单位很轻松，老公常出差，又没孩子，周末了，闲得没事，即使去逛百货大楼，也会顺便到我们餐馆坐一坐。有时候，我正闷在家里写我的小说呢，我妻子会突然打回电话说：“你过来吧，方悦来了。”

自从见面之后，我妻子对方悦的印象一直很好，她说别看人家是城里人，长得又漂亮，一点没有瞧不起人的架势，有啥说啥，实实在在，比他哥可强多了。方悦喜欢吃我餐馆里做的小炒牛蛙，每次来，我妻子都会让她吃上一份，再带走一份。而方悦也有方悦的回报，有时候是一条漂亮的丝巾，还有一次是一套很高级的进口化妆品……如此一来，女人之间的那种感觉就出来了。隔一段时间不见，我妻子还会念念叨叨，她说，“方悦最近怎么没动静了呢”。